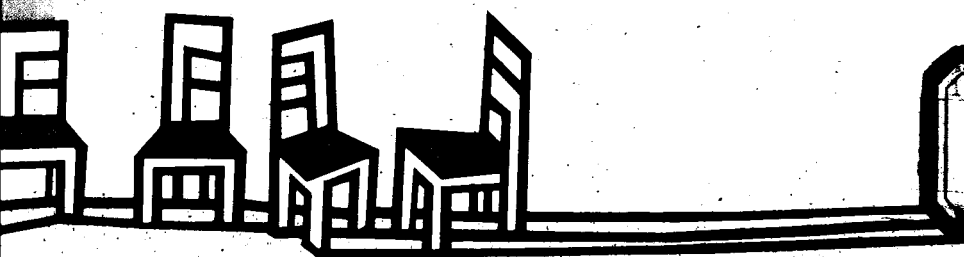


向明編

七十九年詩選



七十九年詩選

向明編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有如書本

有版權·勿翻印
•••••
年度詩選第九集
七十九年詩選

定價
130
元

編者：向明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 10746 廈門街一一三巷三三之一號
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
三二一〇〇二一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一一號

電傳：三九六七〇四七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臺北師大路一八九號六樓

印刷者：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

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六號

電話：九八三一〇六一—二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十月初版

ISBN 957-639-024-9

生堯曾：計設面封

• 光靈燦燦的慧智 •

智慧的燦燦靈光

《七十九年詩選》導言

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了很多東西
假使再沒有了詩，會怎樣

不會怎麼樣

日子還是會照樣運轉

只是，就像海上航行看不到燈塔

向
明

生活裏會沒有智慧的靈光

民國八十年，歲次辛未，一個溫順的羊年正開始緩緩踱步。窗外重機械正苦苦凌虐像羊羣一般溫順的山坡綠地，幾千哩外沙漠上戰火的風雲正倒數計時。我用韓德爾的「水上音樂」，沖刷這些刺耳的噪音，全心的，爲進入九〇年代的詩，這種人類智慧靈光所發出的光熱，作一個總結的掃描省視。

進入九〇年代過去這一年的詩的時空背景充滿風颺驚險。近身的，從憲政風潮到統獨之爭，從議場開打到社會暴力，從經濟犯罪到企業出走，從股票暴起直落到蒙上貪婪之島的惡名。而遠方，教人心悸的戰報更是頻頻相傳，從東歐民主烈焰到蘇聯內部分裂，從兩德和平統一到兩韓陣前言和，從臺海兩岸交往的風雲變幻到把人類帶到戰爭邊緣的波灣危機。每天的每時每刻，人都在被自己的貪饞、自私、野心所愚弄，心情繃緊得惶惶不安。

我們的詩人處此世紀風暴漩渦，分享人類共同宿命之餘，尤抱持着赤子般天真的信念，從靈魂深處簇擁着他們對生命憧憬的執拗，和對詩香火的接續傳承，爲詩的年成長寫出了一張並不太薄的成績單。在去年一年，詩人們林林總總至少完成四

千首以上詩的發表；十種以上詩刊的出刊；七十本左右的詩集的出版；接受過五種以上大型文學獎的考驗挑戰。

審視過去這一年詩的總成績，有幾項往年未有的現象，值得在此一提：

一、資深詩人老而彌堅：年長一輩的詩人一直是我們詩壇的骨幹。他們從最早的詩的現代化的洗禮走了過來，歷經各種風雲變幻，在時間的陶冶下，有的越走越勇，老而彌堅；有的斷續換氣，走走停停。去年這一年，大多數的資深詩人似乎突然越過了激流險灘，重新走入詩生命的第二春，不但詩的產量增多，而且詩的質地也有新境。由於他們對詩的信仰的堅持和積極投入，使得低迷的詩壇，頻添了鮮活的生氣。

二、大陸詩作攻城掠地：自從開放大陸交流以後，由於兩岸詩人交往密切，大陸詩人的詩稿隨機擁入，去年以來由於通郵方便，更達到了最高潮。報紙副刊常見大陸詩作發表，各詩刊也騰出大批的篇幅容納大陸詩人作品的出現，但究竟容量有限，刊出率只不過來稿量的百分之一、二而已。臺海兩岸詩壇隔絕四十餘年，大陸詩人作品打進臺灣發表園地，本地詩人的作品發表機會本已僧多粥少，無形中形成威脅。但大陸詩作的出現也提供我們一個新的視野，另一種欣賞學習的經驗。詩應

無地域之別，只有高下之分，詩人無寧應將所有別人作品視為刺激自己努力求進的誘因，相信好作品的發表是機會均等的。

三、詩人視野切近現實：臺灣的現代詩一直在明朗與晦澀之間躲閃，在現實與超現實的中間地帶求存。詩人視野不是鎖閉於內心之中探索，便是放浪於形骸之外縱情，絕對唯恐觸及充滿禁忌的近身環境。自從政治解嚴之後，隨着民意的高張，詩人亦從內心世界走出，開始關心周遭現實，繼前兩年的對生態環境，都市社會問題的指涉之後，已能援筆反映或批判整個大環境的生存問題，體制改造問題，人民權益問題，以及歷史傷痕的彌合問題。這種改變不但使詩的面貌呈多彩多姿的發展，顯出詩人心靈朝開放多元價值的追求，更可表示詩人並非一個遊走世間的過客，而是一個立足斯土，為斯土的歷史往路作忠實的見證人。

四、新生詩人穩重沉靜：相對於資深詩人轉趨活躍，過去這一年，以往很多已受肯定的青年詩人反倒顯得穩重沉靜。作品減少是一個事實，八〇年代末期所興起的很多同仁詩刊相繼停刊，或拉寬出刊間距，則是他們對詩不再熱衷的一個徵候。有幾位前幾年極為受到重視的青年詩人過去一年已經不見作品刊出。這種沉靜，一部分可能與整個文學環境日漸被消費性的輕文學所取代，正規文學作品不能受到重

視與鼓勵有關，詩人因而消沉意志，對詩產生冷感。另一層原因則可能是在經過一場探索追求之後，詩人暫作反省，檢討，整合的沉思，冀能為再出發，實踐自我定位蓄勢。後面這個假定現象應該屬實，值得期待與肯定。詩文學的成就本就是靠詩人的自我追求與信心的堅持。詩創作的偶爾退潮，有時反而是詩生命可大可久的一種新的契機。

從過去一年衆多發表的詩作中，詩選編委依詩選的一貫編輯方針，就作品的「藝術性、獨特性、多元性」，從四千多首作品中挑選出四十一首作品作為「七十九年詩選」，不可避免的會因忽略及偏好等因素漏失也許更好的作品。

現在就本年選出的四十一首作品中比較特出的十首作品，作一簡要的敘述，以顯本年詩選的特色和一般內容：

●「童話扶梯」——「童話扶梯」是詩人沈志方為大度山上五棟建築物逐一命名，鐫刻於外牆上五首作品中的一首。詩人就建築物獨特造型溶入詩中，為房子寫詩，也為房主製造出一種童話式的生活境界：

我們和童話在汗水裏起身

陽光正好，正好曬乾

一切潮濕的心事，一切

慢慢慢慢發霉的記憶

呵！讓我伸手為梯你來扶

孩子，你們來扶

這樣一個想像中的健康世界，一種至美生活的憧憬，反襯出我們處身的病態空泛，詩就是因此而感人。

●「初次見到的山河」——用螞蟻細小的眼睛去看一塊石頭上的層層疊疊，是不是就是我們用我們細小的眼去看祖國山河一樣的陌生和震驚？這片山河的層岩疊嶂，縮小來看，不正像看到母親那張白髮下面被時間侵蝕的臉一樣的怔忡？詩人用雙重對照的象徵手法來寫「初次見到的山河」，情深意遠：

螞蟻舉足不前

只是怔忡的仰望

雲霧中的高山和峽谷

那高起來的是媽媽的鼻子

那陷下去的是媽媽的臉頰

如何在這塊石頭上形成

形成這片山河

山河的臉，媽媽的臉，都是一樣陌生多難的臉，在衆多的鄉愁詩，探親詩中還只有蘇紹連有此發現。

●「歲暮讀書記」——這是大陸詩人江弱水的作品。歲暮天寒，原本就景況淒涼，此時尤掌燈讀史，讓五百年來列國的紛爭，衆生的奔競，重演眼前，不免悲懷更深：

諸世紀轟轟烈烈的一切

以至於最後，他頓了一頓

最後，黑暗從空中降臨

史可鑑今，而今，世事尤在搬演歷史一再重覆的錯誤，詩人的感慨是深沉的。深沉中且含冷笑與悲憫，笑五千年只是一場大夢。

●「召魂」——「召魂」一詩具古今時空背景。一是戰國時的羣雄割據，屈子的投水殉國。一是去年五月民主女神號在南中國海被各方閉門不納，終而棄船自絕。詩人余光中引述古今兩大憾事，排比出歷史的無奈，忠魂的寂寞：

目渺渺兮是你的寂寞

是湘夫人是慘白女神

即使派出所有的龍舟

所有的旗，所有的槳

所有的風，所有的浪

悲壯的急鼓聲中

你已經沉溺了兩千多年

卻不甘就沉淪的魂魄

三閭大夫啊，能召得回來嗎？

能召得回來嗎？答案在風中，有待人自己的自省。

●「只要還有一棵樹活着」——這是新加坡青年詩人蔡深江的作品，是一首寓情緒於物意的詠物詩，從「不再有樹」到「只要還有一棵樹活着」，一共八節寫出一棵都市行道樹的生死榮枯。詩的結構十分創新，一段散文式的敘述跟隨一段分行的詩，互補前後的有無：

其實，只要還有一棵樹活着就很夠了，因為他不會自相殘殺，也願意安於孤寂，他可以與風相處很好，也可以讓人類更懂得自重……

歷史一時懸在那兒

等種子發芽

成功地銜接一個新的世紀

只要有一棵樹活着就是好的，那就是一種希望，詩人的深意在此。

●「旅次」——「旅次」一詩寫的是詩人簡政珍颱風天坐火車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想，由車窗外颳風過境的頹敗景色，寫到車廂內虛脫的人生場景，很有暗示性：

橋下的水流

想必惹了一場是非

有一些報紙的頭條新聞捲入

有一些蒼鷹的浮屍捲入

火車的影子捲入，延展成

黑夜

……

這時，我在氾濫的筆墨中

撈取形象

一些五官只剩下

曾經垂涎，曾經

製造泡沫的唇舌

全詩意象紛飛，目不暇給，誘使讀者不得不再駐足凝思。

●「蘇聯之旅」——遠在地球上端，每次寒流發源的地方，那塊神祕的禁地開放之後，詩人洛夫首先持着攝影機，攝下了這些詭異的場景：

一不見馬克斯的畫像

二不見列寧的畫像

三不見史達林的畫像

據說：他們全都排隊刮鬍子去了

●

一位遊客高舉雙手

大聲說：我佔領了莫斯科紅場

照相機咔嚓一聲

他立刻被囚進了黑房

詩人的觀察敏銳，思路巧妙，詩的鏡頭連景物背後的特色也反照出來了。

• 「乍見還疑夢」——「乍見還疑夢」是五首探親短詩。每首寫一個親人，抓住親人的一個特徵，由特徵中放大出四十年隔離後親情的還魂乍現。其中一首「三弟揹着炭而來」是這樣寫：

發配北大荒放牛 八年

也就染上了牛性子

從比長城還北的

北方

揹了大包小袋的

炭

擠車站車

趕回到比黃河還南的

南方 送給我

他忘了我來的地方

亞熱帶沒有

雪

作者舒暢早年曾當選十大小說家之一，但更早就寫詩。他寫詩不脫運用小說情節，可說是詩的小說極短篇。

• 「有人不喜歡談論死亡」——世人都避諱談論死亡，沒有人敢於揭露死亡的本質。青年詩人孫維民卻以四個不同子題，大膽譜出「死亡」的變奏：

越過一條嗚咽的小河——它

掙扎在恐懼和絕望的綠草之間

像一隻掉進陷阱的野獸

遠遠地 聽見獵人和獵狗

或者 像一名迷路的女童

當夜色降臨

在一座不安的森林 月光的

血口哼唱一首婚嫁的歌

越過草原和怒吼的山脈

因為命運 它們不能逃亡

死亡即是越過一切，就像一次旅行，這是孫維民對死亡的詮釋。

● 「麥地」——「麥地」一詩分成八段，共二百一十四行，為大陸四川青年詩人雨田的力作。這是一首吟唱土地含容廣博的頌歌，也寫出生命在土地上的依存趣附。作者以感知交溶的筆力，為詩營造出綿密駭人的意象，光芒四照的哲思和聲形俱備的氣勢，實為多年來難得一見的風格獨特的一首長詩：

風鈴響了 哀樂如醉 許多的人都無法知道他們自己在為自己送葬

日潮無邊 人羣在麥地裏漸漸地變幻成彎曲的麥子

那飄蕩河岸的楓樹不就是詩人的鬍鬚嗎 死亡走近他

